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三十二
六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

子師閔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爲賢將

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
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
用神宗卽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
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
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
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
殆神宗以爲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
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
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拜御
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

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
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又中書
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
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
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
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
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爲罷之京師郡國地震
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
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開懷與之
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安

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芟舍元發獨處屋
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饑除田租修隄
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
王穎有金爲隣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
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偃所
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
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
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
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
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
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
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然元發有言神宗信
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
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旣爲郡乃親
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旣知之矣但
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求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
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
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以擠之黜爲池州未行改安州
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

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
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
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
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
爲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
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
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
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
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

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旣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爲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爲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爲

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

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
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
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
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
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
塞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
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
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爲擅改
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室舟滯師中

卽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爲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旣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徭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爲駭奏仁宗爲之盱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斂

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得不敢動卽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甌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甌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

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旣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卽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

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敷其語以爲罔上

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

給事不乏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旣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泄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燭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詵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

自止從之徙詵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知貴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徭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嘗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論導以所當爲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卹延最當敵要今將